

曲终人相见

大 梁

过伍佰的演唱会吧？我说，那我知道，他就是负责开个头。表哥说，有时候开头都懒得开，前奏一响台下就疯了，也不知道谁开演唱会。

听表哥说他的见闻，我又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。很奇怪的是，我的动画片记忆往往跟冰棍联系在一起，好像这些动画片统统都是在夏天看的。有个动画片叫《叮当猫》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前两句歌词是：美琪和她妈妈到山上去，发现一只小猫很稀奇……旋律也在脑中不断盘旋。还有《小蜜蜂》《圣斗士星矢》和《笨笨车》，这些动画片一直陪我过完整个童年。当然，印象最深的还是《灌篮高手》，几乎音乐一起就让人热泪盈眶，虽然我年少时并不打篮球，我踢足球，但谁说灌篮只能用手呢？根植在记忆中的音乐很难让人不想起曾经美好的少年时代，每段音乐都镌刻着曾经的青春。

记不清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交响乐，并一度痴迷的。现在回溯，大概是高考结束后、上大学前。那会儿刚开始流行智能手机，手机铃声还不是和弦的，爸妈为奖励我毕业，斥巨资给我买了台诺基亚7610，彩屏的，外形酷似纺锤。我在那台手机上下载了几首乐曲，分别是莫扎特的《C大调第四十一交响曲》，贝多芬的第六和第九交响曲，以及舒曼的《春天交响曲》。那会儿，我还对交响乐没啥概念，几乎是逮着啥

听啥，根本不在乎能不能听懂，就感觉里面很热闹，一会儿快、一会儿慢，一会儿热烈、一会儿消沉，听着很带劲。刚上大学时的很多个夜晚，舍友们夜聊时，我的耳机里播放的，往住就是这几首音乐。尼采说，没有音乐，生命是没有价值的，而交响乐是音乐中的音乐，是音乐中神圣的殿堂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到达过那座神圣的殿堂，但我确实从那些或婉转、或宏大的音乐中获得了某种能量，某种平静的能量。

后来条件好了，学校的网络比较发达，能够找到和下载的音乐越来越多，柏辽兹、李斯特、勃拉姆斯、柴科夫斯基、德沃夏克、马勒等等，听得逐渐多，也逐渐杂，却越听越能听出门道。随着对交响乐团各个乐器单元了解的深入，也渐渐能够听出点味道来了。记得那会儿流行歌曲出了不少到现在都挺火的明星，像周杰伦、林俊杰、梁静茹、孙燕姿等等，我下铺那哥们就把起床闹钟设置成了蔡依林的《舞娘》，每天早晨舍友们闻声起舞，旋转、跳跃，他却依然闭着眼，还是不起床，也让睡在上铺的我不胜其扰。

工作之后我就很少听交响乐了，更多是“看”交响乐。为什么是看呢？因为有很多著名的指挥家，其指挥颇有风采。像多次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意大利指挥里卡多·穆蒂，还有享誉世界的卡拉扬、伯恩斯坦和索尔蒂等，亚洲

指挥家小泽征尔是个代表，他曾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总监，为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少贡献。最近关注的当代民乐指挥彭家鹏，不仅指挥风格与小泽征尔颇为类似，长得也很像，一头花白的长发，指挥起来左甩右散的，很带范儿。彭家鹏是郑小瑛的学生，我在短视频平台经常刷到他指挥乐队排练，花很长时间打磨几个小节。后来我理解了，其实我们听到的最终作品，无不是经过精心编排和相互磨合而成，甚至还有指挥家、演奏家对乐曲的个人理解和二度创作。为此我一直在想，我们听音乐的时候，是在听什么呢？

作家张彤写过一本关于音乐的书叫《曲终人不见》，书中写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十位音乐家，其中一位叫刘雪庵，如果不是音乐专业的，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悉，邓丽君翻唱的《何日君再来》就是刘雪庵的作品。写过那么多爱国抗日歌曲的他，曾蒙受多年冤屈。但就算身处低谷，刘雪庵也没有意志消沉，他不仅翻译了法国著名歌剧《卡门》，还将历史剧《屈原》的插曲和音乐重新谱写，再想如果不是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音乐心怀无限的忠诚，刘雪庵不可能有如此壮举。所以，每当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记忆中的片段。

初识不闻曲中意，再闻已是曲中人。在音乐中见天地，见众生，见自己。



一球清欢

康 洁

生活总在奔忙中步履匆匆，我们习惯了追风赶月、事事争先，却常常忘了，最好的成长，是学会慢下来、稳下来，在方寸烟火里寻得内心的自洽与从容。于我而言，匹克球便是那场恰逢其时的温柔相逢，以一枚轻盈小球，解锁生活松弛的真谛，让我在挥拍起落间，读懂竞技的从容，亦读懂人生的安然。

偶然间，看见央视体育频道推出匹克球系统教学栏目，内心顿生欣喜与触动。相较于一场转瞬即逝的赛事盛会，大众普及的教学传播更具深远意义；赛事点亮小众热爱，而全民推广这项风靡世界的轻快运动，走出圈层、走入寻常百姓家。这无声的蜕变，昭示着匹克球正以轻盈姿态，成为普通人治愈日常、丰盈生活的美好载体。

我与匹克球的缘分，始于某个小球赛场的邂逅。赛场之上，球拍翻飞、光影流动，缤纷小球穿梭往来，满是鲜活朝气。一颗布满细密孔洞的青绿小球，悄然滚至脚边，独特的模样勾起了我的好奇。俯身端详之时，赛场教练细致为我传授门道。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逢，让我与这枚小小的圆球，结下了岁岁绵延的欢喜羁绊。

依托多年羽毛球的运动积淀，初触匹克球时，我自觉上手轻快、毫无滞涩，以为这不过是一项简单随性的休闲运动。可真正沉浸赛场、反复切磋后才幡然醒悟：世间万物，皆是入门容易精进难。这项看似零门槛的轻快运动，内里藏着最通透的竞技智慧与人生哲理。

匹克球的赛场，从不推崇蛮力强攻。发力稍息、力道稍过，发球与扣杀便易出界失分，分寸尺度，分毫不能偏差。而站位战术更是取胜关键，单打双打皆是如此，第三拍往往决定整场节奏。不少参赛者急于进攻、贪恋前场，发球便迅速压上截击，致使后场空档尽露，最终陷入被动、节节落败。

这不仅是一场球类竞技，更是一场与自我心态的深度博弈。赛场上那些腾空而起、看似绝佳的扣杀良机，实则是最动人的诱惑，最易撩动人心底的急躁与胜负欲。多数人急于一拍定输赢，奋力扣杀、用力过猛，终因心态浮动失误落败。而沉静静气、放缓节奏，不贪功、不冒进，稳稳接住每一球、从容回击每一拍，便能以不变应万变，静待对手心绪慌乱、自乱阵脚。稳住心境，便是最好的胜出。

匹克球兼具网球的舒展、羽毛球的灵动、乒乓球的精巧，兼容众长、自成风骨。低门槛、高趣味、强社交的特质，让它跨越年龄隔阂，成为老少皆宜的全民运动。没有高强度竞技的紧绷疲惫，只有挥拍之间的轻松愉悦；没有圈层壁垒的隔阂疏离，只有相逢即知己的温暖治愈。一方小小球场，既可独处修身，亦可结伴同乐，在一来一回的对弈中，拉近人与人的距离，让平凡日常盛满暖意与鲜活生机。

生活中的我，向来性子执拗、凡事要强，骨子里藏着一份不肯认输的倔强。日复一日奔波于工作与烟火，步履匆匆、身心紧绷，终日行色匆匆，恰似脚踏风火轮，只顾奔赴前路，却从未慢下脚步，欣赏沿途风景，陪伴身边至亲。追求极致、事事争先的性情，让我的生活被紧绷与疲惫填满，少有松弛与安然。

在无数次挥拍起落、攻守进退之间，我的心境悄然迭代、慢慢沉淀。我渐渐懂得，真正的力量从不是全力紧绷，而是张弛有度、松弛自如。手腕松弛有度，打出的球方能沉稳有力；心态平和淡然，赛场方能从容进退。面对猝不及防的绝佳球势，摒弃急于求胜的执念，轻推缓挡，从容应对，便是无声制胜；面对队友的无心失误，相视一笑，轻拍球拍，一句欢快的鼓励，便消解了输赢的羁绊。

久而久之，我慢慢卸下事事要强的铠甲，告别浮躁焦虑的心境。原来人生如球场，从没有绝对的输赢，从容接纳得失、坦然面对起落，守得内心安稳，便是最好的状态。

一枚小小匹克球，方寸球场见天地。它教会我放下执念，在忙碌生活中觅得专属的清欢。

儿时的书缘

姜兆义

现在，电子书唾手可得，使用起来比纸质书更为方便。即便如此，我更偏爱纸质书。

我的童年处在计划经济的商品短缺时期，物资匮乏，书籍更是珍贵稀少。刚上学时，家里藏书不多，可供我阅读的仅有《刘胡兰》《门合》两本连环画。我爱不释手，反复翻看，遇到生字就查字典弄懂，很快便能倒背如流，还会现学现卖讲给小伙伴听。

在和小伙伴分享连环画的过程中，我得知其他孩子也藏有不同的读物。我便想出办法，拿自己的连环画和别人交换，先后换到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小兵张嘎》等连环画。很快，能交换的书全部找遍，我再度陷入无书可读的境地。

有一回，我在台东八路玩耍，偶然发现一间小书屋。三面墙的书架上密密麻麻摆满连环画，屋内摆放着小板凳，不少小孩正坐着埋头翻书。我欣喜不已，壮着胆子走进去，径直奔向书架，如获至宝地拿起一套《三国演义》，准备坐下阅读。正当我满心欢喜时，高椅上的老者出声制止了我。原来这是一家租书屋，看书需要付费。较薄的书，一分钱可以看两本；《三国演义》厚重，又是套书，一分钱看一本。我身无分文，低声央求只看五分钟，还是遭到拒绝。我窘迫地退出门外，心里却满是欢喜——终于找到了可以读书的地方。

我家生活拮据，除学校统一组织看电影，需要向父母讨要七分钱之外，我不好意思再开口要钱。好在父母偶尔会给我几分钱，用来买糖豆或者冰棍。十个糖豆一分钱，一根冰棍三分钱。花一分钱，就能在书屋看一整天书；花三分钱，便可以看上三天。我下定决心舍弃口腹之欲，把父母给的零花钱全部用来租书。

那时小学只上半天课，余下半天用来写作业。只要口袋里有钱，我就飞快写完作业，跑去租书屋。同样的半天时间，有的孩子手头宽裕，一次能取五六本连环画。我手里钱少，花钱便格外精打细算。《三国演义》全套六十册，全部看完要六角钱，想要通读全套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我只好作罢，专挑一分钱看两本的薄册。每次选好书，就找靠窗的角落认真翻阅。别人半天能读五六本，我就把两本书反复细读，直到不得不离开为止。

后来听人说，四方海云庵的租书室规模更大、藏书更多、租金更低。我家住在台东，在台东八路看书很便利，步行到海云庵将近一小时。可对读书的渴望，让我不得不路途辛劳。只要手里攒到钱，就动身前往海云庵。原先租书每次只花一分钱，去海云庵路途较远，每次过去，我都会把身上的钱全部用完，尽可能多读几本，阅读量也因此大幅提升。

租书阅读的那段日子，我正读小学二三年级，识字量有限。连环画画面生动，个别生字并不妨碍阅读理解。久而久之，顺着故事情节推断揣摩，不知不觉认识了不少生字。花钱租来的书，我格外珍惜，每次阅读都聚精会神，哪怕只读一遍，也能牢牢记住故事梗概。和小伙伴玩耍的时候，我就把书中有趣的情节讲给大家听。那一刻，自己仿佛化身连环画里的人物，心底生出满满的自豪感。

年少时我渴求读书，成年之后便勤于购书。历经多次搬家，杂物尽可舍弃，唯有上千册纸质书始终伴我左右。如今社会步入AI时代，线上阅读、手机听书，免费又便捷。运动的时候，我会用手机听书，但大多数时间，依旧偏爱捧读纸质书。阅读纸质书，是眼、脑、手协同参与的过程。眼中阅览文字，脑中引发思考，笔下记录感悟。日积月累，所思所感便凝结成一篇篇文字。这个过程，既能体会读书的乐趣，也能够和作者跨越时空产生精神共鸣，更是对自己年少痴迷读书岁月的回望。



■国画《城里的月光》 陈 星

青岛是我的画布

侯媛媛



■国画《八大关》侯媛媛

再画一会儿，常常画到夜里十二点。

别人都说高中读书最辛苦，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累。每天能画画、能进步，心里特别踏实、有劲，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。

临近联考，班主任陈莉老师问我打算报考哪里的学校？那时候我心思简单，就想留在青岛，离家近，中午还能回家吃饭，安稳自在。老师听完对我说：“别那么没出息，你要出去看看。”

就是这一句话，改变了我的想法。那时候我刚听说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，心里充满好奇。那一年军艺只招国画方向，可我之前一直画素描、画西画，从来没有接触过国画。没办法，只能凭着多年素描积累的造型功底，硬着头皮画了一张水墨半身像，就这样走进了国画的世界。

那时候年纪小，不懂择校和拜师的难得。长大以后回头看，才知道自己何其幸运，能得到刘大为、王天胜、袁武、任惠中、刘泉义这些高水平老师的亲自教导。老师们的治学态度、审美眼光和创作思路，对我的影响贯穿至今。毕业十几年，我依然在慢慢回味、慢慢消化当年学到的东西。

在北京求学的那几年，得益于浓厚的艺术氛围——展览多、名家多、好作品多，大部分时间我都泡在画室里，周末有空就去美术馆看展。每次看完展览，我都会默默感慨：画这条

路真的很长，需要一辈子踏实学习。

原本毕业我是打算直接回青岛的，可越学越舍不得放下画笔，越画越觉得艺术的空间广阔。于是我选择继续读书，去浙江师范大学读研。

南方的气质和北方完全不一样。北方壮阔、直白、大气，江南内敛、细腻、沉静。到了金华，身处浓厚的江南文脉之中，再加上导师张禾教授温和沉稳的治学风格，我慢慢沉下心，改掉了身上的浮躁。南方没有北京那么多新潮展览，我便静下心来临摹古画。这次临摹不再是初学的模仿，而是带着阅历和思考回头补课，重新扎根传统。

走过北方，走过江南，我心里最惦念的始终是青岛。这里不只是我的家乡，更是我审美和创作的源头。

青岛红瓦绿树、碧海蓝天，山海相依，城市色彩干净明亮。独特的山海气质、百余年的建筑风情、港口城市的开阔洋气，还有我从小看到大的蓝白海水魂衫，都深深印在心里。我的艺术底色，就是这座城市给的。

在青岛画院签约的那几年，我开始慢慢走出画室，多看、多感受。街头巷尾、公交地铁、菜市场、幼儿园、海边码头，普通人的日常百态，都是最好的创作素材。

在不断观察和积累中，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绘画感觉。色调偏明亮温暖，造型简练饱满，既有北方的沉稳大气，又有南方的细腻柔和。我很多获奖作品，原型都来自青岛生活，尤其是海军题材，大多取自身边亲友的真实经历，画的是家乡、是生活、是真情，也因此得到很多观众的共鸣。

如今因为家庭原因，我回到北京，生活重心更多放在家人身上，但我对青岛、对这片山海的创作热情一直都在，心里始终有画不完的题材。我从来不是有宏大志向的人，这辈子唯一坚持到底的事，就是画画。是这份单纯的喜欢，一路推着我去往前。学习和创作的路上，我会迷茫，也会怀疑自己，但每一次坚持之后，总会收到意外的肯定。第十二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、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作品进京、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……一次次认可，让我更加确定，我适合画画，也愿意用一生好好画画。